

隆美尔末路



□ 金永华

厄运从天而降

在纳粹德国，隆美尔是法西斯军人的偶像，被誉为“大英雄”，说他是上帝赐给德国的“一位名将”，“是20世纪的汉尼拔”。然而，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第三帝国的元帅之死，却是一出完美的悲剧。这出悲剧并非出自某个杰出的剧作家的惊人之笔，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7月17日下午，在隆美尔从诺曼底前线返回总部的途中，他的座车遭两架盟军飞机袭击，司机的左肩被弹片削掉，急驶中的汽车撞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汽车立时腾空而起，摔进沟渠，隆美尔被抛出汽车，头部被一样东西击中，顿时昏迷过去。隆美尔被送往野战医院急救检查，头部被发现

有四块碎骨,但不久他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使医生惊讶不已。在隆美尔挨炸受伤两天之后,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谋刺希特勒的政变事件,即“七·二〇”事件。案发后,希特勒进行血腥报复,大约700名军官被处死。案件也牵连到隆美尔和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隆美尔的顶头上司、接替伦斯德元帅新任西线总司令才十多天的克鲁格元帅也被深深地卷入了此案。虽然隆美尔大难不死,逃脱了被炸死的厄运,但此刻却面临着他再也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

隆美尔躺在前线野战医院,由于害怕落到盟军手里,便请求希特勒准许他回德国老家就医疗养。希特勒马上同意,并回电说:“元帅,请你接受我的好意,我希望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殊不知此刻希特勒正准备对隆美尔下毒手,隆美尔这一请求,恰好正中希特勒的下怀。

希特勒为隆美尔设下陷阱

9月7日,希特勒下令逮捕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悲剧的最后一幕拉开了。

“七·二〇”政变失败后,斯派达尔、霍法克等人在供词中都把隆美尔元帅、克鲁格元帅牵涉进去,加上在希特勒大本营会议室放置定时炸弹的施道芬堡上校原先是隆美尔的老部下,曾在非洲作战时受伤致残。案发后不久,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服毒身亡。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使隆美尔有口难辩,真是跳进多瑙河也洗不清了。

10月13日,隆美尔接到一个长途电话,说是明天有两位将军前来晋谒元帅,商量他的“新职安排”问题。第二天一早,隆美尔换上了他在非洲指挥作战时最爱穿的开领制服。非洲那段军事生涯是他最为得意、最引以自豪的,从那时起他成了希特勒的红人。隆美尔意识到今天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对在空军服役的儿子说:“今天有两种可能:要么平安无事,要么今晚我就不在这儿了。”但他万万没有料

到，他说话的当儿希特勒送给他的一只巨大的花圈已从柏林运抵乌尔门车站。他的“丧礼小组”已草拟好一份“隆美尔国葬安排”的详尽计划。德国人向来以精于拟定一丝不苟的计划而闻名于世。

12 时许，一辆绿色轿车在赫林根隆美尔家的门口停了下来。车上下来的是一高一矮的两个将军。高个的是陆军人事署长布格道夫，矮个的是希特勒的侍卫长迈赛尔。他们彬彬有礼地对隆美尔说，希望同元帅单独谈一谈。几分钟后，隆美尔走出书房，脸色如死人一样灰白，喉咙像给卡住似的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始慢慢地对妻子、儿子说：“我在一刻钟之内就要死了……遵照元首的命令，我必须在服毒和面对人民法庭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施图尔纳格、斯派达尔和霍法克把我牵进了 7 月 20 日的阴谋；在戈台尔市长的名单上，我似乎被提名为德国新总统。死在自己人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罪。总算是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准我服毒自尽。这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都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即可生效。如果我接受，他们不会像平常惯例那样株连我的家属，这是指你们而言。他们也不会加害于我的僚属。”他又继续说：“只要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认为他们已无尊重协议的必要了。”

儿子问他：“难道我们不能自卫吗？”

隆美尔说：“那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宁可死一人，也不要让大家在乱枪中丧生。况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弹药。”然后他把副官艾丁格叫来。副官一听，也冷了大半截。隆美尔只有 10 分钟的告别时间，他加快速度说：“他们一切都已经有了最精密的准备。我死后还可以享受到国葬的荣誉。我已经要求在乌尔门举行。在一刻钟之内，你，艾丁格，就一定会接到一个从乌尔门华格纳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在途中因中风死去了。”

隆美尔的最后诱惑——“国葬荣誉”

隆美尔之所以同意服毒自了，除了认识到抵抗是徒劳的以外，“国葬的荣誉”无疑对他是最最后的诱惑。因为在平时他就“关心他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同时，“普鲁士军人荣誉规范”的精神也促使他选择这条道路。他认为，服毒要比吞枪弹死得较为得体。正如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幕僚长凯特尔元帅所说的，“任何德国军官，当根据不荣誉动机试图采取某种行动而告失败的时候，都会自行了断。隆美尔元帅的结局也正是根据这种精神的正常后果；对于德国军官，必须要尽量给予选择这种解脱方式的机会”。

“元帅！”恭候在门口的两个将军的高喊声打断了他的最后思路。他们举起右手向他行纳粹礼，然后一起进了汽车，载着隆美尔疾驰而去。

艾丁格副官默默地守候在电话机旁。隆美尔的儿子抽着烟，默默地陪伴着母亲。时钟嘀嗒地响着。20分钟后，艾丁格在电话里被告知，隆美尔死了。

原来汽车离开隆美尔家后，绕过一个小山头，来到一片森林旁，车停了下来。迈赛尔和司机按事先规定走开10分钟。车上只留下布格道夫和隆美尔。待司机和迈赛尔回来时，隆美尔已倒在车里，军帽掉在一旁，元帅权杖也从手里落了下来。他已神志不清，但尚未最后断气，正处在弥留之际，脸上还流着眼泪，显然在走向黄泉之路时，元帅在啜泣。司机把隆美尔的身子扶正，给他戴上军帽。不一会儿，生命的气息慢慢从他脸上消失了。他们驱车直驶医院，不许医生验尸。布格道夫马上打电话报告希特勒：隆美尔已按预定的方式死去。

这样，希特勒就不留一点血痕地处死了隆美尔。第二天，即10月14日，德国军方以隆美尔的遗孀和儿子的名义发了一份讣告，说“1944年7月17日身受重伤之后，我心爱的丈夫，他儿子最忠实的朋

友，亲属们敬爱的兄弟、姐夫和叔叔，不期暴卒，享年53岁。陆军元帅隆美尔、荣誉团骑士，嵌有橡树叶、剑与钻石骑士十字勋章的佩戴者，曾被授予光荣负伤奖章及其他各种崇高的荣誉。他毕生为祖国效力。我们全体家属对他致以深切的哀悼。谢绝吊唁”。隔了一天，即10月16日，希特勒又一本正经地给隆美尔夫人发去唁电。唁电全文如下：“你的丈夫的逝世对于你无疑是个莫大的损失，请接受我真诚的慰问。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和他那英勇的北非战绩，将永垂不朽。”

戈林和戈培尔也先后发去唁电。戈林在唁电中说：“我们都希望他能够继续为德国人民服务，现在噩耗传来，使我感到十分悲伤。”戈培尔在唁电中说：“对于德国陆军而言，是痛失了一位杰出的指挥官。隆美尔元帅的大名和他的非洲军团，将永垂不朽。”

隆美尔的葬礼在乌尔门举行，按事先的诺言举行国葬。隆美尔的灵柩由炮车拖着，上面覆盖着卐字旗。69岁的老元帅伦斯德致悼词。他说，隆美尔元帅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人们常说，历史喜欢捉弄人。这确实不假。隆美尔大半生追随希特勒；直到最后跳进希特勒为他挖好的墓穴。而希特勒自己呢，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历史对希特勒垮台所作的结论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他发狂。’”

(邱 义摘自《读书文摘》)

中国市县区长网·中国县域经济网
www.chinaccer.com
重点内容：市县区经济发展新思路、新观点、新经验。现有60多个栏目，平均每个栏目150万字以上，共有1亿多字的信息量，每日更新20多万字信息。要找县市区经济发展新思路、新观点、新经验，要讲课、写文章、写材料，请点击本网。

电话：13677378188 0731-8648049 邮箱：Qzzhong@163.net